

性別停聽看 女鬼與性別顛覆性 | 圖畫書中的女鬼媽媽與母職探討



圖畫書中的女鬼媽媽與母職探討

■ 鐘尹萱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博士

當媽媽變成女鬼之後

媽媽被車撞到，變成鬼了。

「哎呀，我死掉了嗎？」

「真是的，我連死了都是個冒失鬼！」

《媽媽變成鬼了》(2016)

作為一本講述有關母親死亡的圖畫書，《媽媽變成鬼了》不尋常地以母親、而非兒童的視角鋪陳了一個戲劇性開場白；而「媽媽變成鬼」的設定更是打破此文類過往對於「死亡」的穩定聲音——兒童文學自 1990 年代開始出現坦率面對死亡的書寫態度（其中包含瀕死者的故事與失親後的調整）（註 1），如《想念媽媽》（2008）裡六歲的小女孩瑪季以非常平穩的情緒表達了「每個人都只有一個媽媽，失去了媽媽，再也找不回來了。」或如《小傷疤》（2013）裡小男孩用帶有自信的口吻表現對死亡的理解，「我很清楚死掉的意思，意思

是我們不再活著。」因而圖畫書文類討論死亡時有其獨特性，相較於童話故事（fairy tales）需要非常明確的死亡訊息來確認壞人（即巫婆）的死亡（註 2），圖畫書則著重於兒童接受與調適親人或寵物離去的心理接受過程。

依此，《媽》中讓媽媽在過世後變成「鬼」來陪伴孩子走過失親的故事就有值得討論之處，尤其從圖畫書常見描述兒童失去親人後的調適過程、轉為與變成鬼的媽媽再見面的敘事裡，女鬼媽媽於角色設定上的意涵為何？而圖畫書評論者在論及此一於日本造成暢銷的作品時略而不談的「父親缺席」（father absence）現象（註 3），與女鬼媽媽角色的形塑有何關係？期能經由相關討論，探究圖畫書中裡的母職角色意涵。

因母職而成鬼

Julia Kristeva 以〈女人的時間〉

(Women's time) 論述性別與時間概念的關係時指出，相較以男性為中心、直線性的大歷史敘事形式時間觀，女人的時間則從烹飪、家務與接送孩子等反覆、循環的時間，乃至面對成長心路歷程、探索自我內在的情感與慾望等形成的屬於母性、永恆的時間 (Kristeva, 1986)。如此看來，《媽》中母親對孩子的愛而變成鬼的設定，無疑縫合了母性時間 (maternal time) 與線性時間，「女鬼媽媽」因而成為其他講述媽媽過世圖畫書中不可得見的母親身影。

這個母親的身影從一開始被描述為變成「冒失鬼」就揭示了文本「取笑媽媽」的基調。這個喜歡預告放屁時刻、不拘小節的女鬼媽媽相當活潑開朗，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廚藝被認為是「亂七八糟」，甚至在死後面對孩子（四歲的小康）哭著不想要媽媽死掉的時候時說，「媽媽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呀！因為我才剛死嘛！」此一面對他人取笑時的自在態度與總是直接表達內心感受等，傳達了其能接受無意識侵入的女性特質。

除此之外，散落家中各處的玩具、物品等，與以線條畫出隨意、忽大忽小的女鬼身形，都讓文本瀰漫著「無秩

序」感。其中媽媽／女鬼的身影是向無秩序開放的重要一環，儘管書名為「鬼」、但其實女鬼媽媽是以較近似幽靈 (ゆうれい) 的造型出現 (註 4)，像是充滿童稚感與簡化的五官、沒有雙腳與能擁抱或揹著孩子飄來飄去的白色身影等。有趣的是，女鬼媽媽能接受無意識的侵入、對無秩序的開放等特質，都是兒童文學評論者科茨 (Karen Coats) 論及文本中女童角色的女性主體形成是否進展順利的重要表現 (2010)。

然而這個擁有女童特質的女性主體卻只有一個母親的身分。女鬼媽媽並不是掛念孩子失去母親後的心情才回到小康身邊，而是出自於「母職的被需求」：

儘管變成鬼，但心中最放不下的還是四歲的小康。

「媽媽不在了，那個孩子能不能好好活下去呀？」

小康可是和我一樣，做事總是冒冒失失的……」

媽媽飛回家裡……

女鬼媽媽希望孩子能做好內務處理，能夠自己一個人洗澡、上廁所、收玩具、睡覺等，此一設定延續至《再》一書，小康擔心「自己一個人做不好

的話，媽媽無法安心去天堂。」顯示了社會因母親與孩子之間常為滿足生理、心理等需求的非語言關係，而容易把兩者視為其他社會關係來得自然，母職也就容易被認為不是社會建構的（Chodrow, 1997）。女鬼媽媽必須在死後繼續完成母職的任務，事實上正反映出母職其實與父職角色同樣都是社會性別結構下的產物。

在「媽媽變成鬼了」系列中完全沒有提及父親的角色，小康顯然是單親家庭的孩子（註 5），但是讀者無法從故事發展、家中或冰箱上的待辦事項紙條來得知這個單親家庭女主人的工作性質、甚至有沒有工作等。於 2015 至 2017 年出版的日文版系列作品顯然沒有反映日本社會因為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緊缺、加上平權思潮的興起，已經開始鼓勵為女性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的現象。根據日本總務省發布的勞動力調查結果顯示，日本 15 到 64 歲的勞動者中，女性勞動參與率連續 6 年保持同比上升，在 2016 年就已經超過美國和法國，2017 年達到 69.4%。再者，經過擴增幼兒托育機構等政策的努力，30~34 歲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 30 年前僅約為 50% 到 2017 年已上升至 75.2%，與

40~44 歲女性的勞動參與率（77%）幾乎處於同一水平（註 6）。從就業環境的改善來看，單親的小康媽媽似乎仍只有母親的身分，而這個經濟上的困境卻被文本裡無所不在的無秩序感所傳達出的搞笑氛圍給掩蓋過去。

儘管像 Philippe Arès 這類以研究舊制度時期家庭著稱的歷史學家論證兒童概念的歷史並不長久，不同時期的教養方式與親子情感互動皆有差異，照顧者的更不一定是孩子真正的母親。但是因為性別結構的穩固不傾，使父職或母職在定義或內容上少有變化，由母親來擔任母職的情況「對社會很好」（good for society）的情況始終存在著（Chodorow, 2007）。

值得注意的是，在家庭議題越來越多元的情況下，圖畫書並沒有因為讀者年齡所限制而去避諱母職所隱藏的陰影面。尤其兒童文學裡的父母角色從 1960 年代末期開始搖搖欲墜，歷經情況更差的 1970 年代，到了 1980 年代父母的不當已經不再是個重要的主題（Townsend, 2011），孩子在文本裡被要求去理解父母的關係，而不再只是啟蒙與成長。圖畫書對於母親／母職的陰暗面也能以坦率的方式表現，《想》則描

述了一個不快樂的母親。

三月的一個晚上，媽媽過世了，就這樣離開了我。

媽媽並不是因為發生意外去世的。

大人們告訴我，

媽媽有太多傷心難過的事，

她覺得這樣的生活太痛苦了。

雖然媽媽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很快樂，但是，這樣還是不夠。

在描述這段話的跨頁裡，畫著面容憂傷的媽媽被「傷心、難過、痛苦」等字滿滿圍繞住。下一個跨頁裡瑪季帶著離開母親的墳前，文本寫著「我一點都沒有幫上媽媽的忙」。Henry Jenkins 曾指出不論是過去或新興如漫畫、電影等文類，兒童文學最有力的主題都與「分離」有關，尤其是兒童與父母的過世或孩子變成暫時的孤兒等，父母親的缺席是兒童文學重要的敘事傳統與內涵，這顯示了多數兒童文學文本在本質上帶有情感上的暴力；讓文學提供孩子置身於字裡行間的暴力之中，正是成人在真實生活想盡辦法不讓孩子受到身心傷害的重要因素，因為文學能在一個層次上幫助兒童面對這種恐懼（2007）。

《小》裡的爸爸對著孩子說「結束

了」，然而小男孩卻努力的不要忘記媽媽的味道、聲音與擁抱：媽媽過世後意外跌倒造成膝蓋擦傷，每當傷口結痂了，小男孩總忍不住去摳它、讓傷口裂開、流血，「只要繼續流血，就能留住她的聲音，這樣我比較不會那麼難過。」在爸爸、外婆的陪伴下，小男孩的心堅強又勇敢了起來，如同膝蓋的傷「不知不覺中，我讓它癒合了。我猶豫著是否要掉眼淚，不過最後並沒有哭。」圖畫書中描寫兒童失去親人後的調適過程，同其他議題都需要在文本裡營造有關「愛、撫慰與成就感」等其中一或兩個主題（Sutherland, 1996）。在「媽媽變成鬼了」系列中的小康與其他失去母親的兒童一樣，感受到自己身上「眼睛、鼻子、嘴巴和心裡，都有媽媽的存在喔！」《想》的瑪季亦是用媽媽的聲音和擁抱來感覺似乎不曾離去的母親，並保留與母親的合照好講來說媽媽的故事給下一代聽，延續女性時間中的永恆與循環。

看見父親的眼淚

Raewyn Connell 經過爬梳百年來有關「性差異」研究的普遍結論、心理學與相關社會科學所檢視種種特徵的討

論等，提出「性相似」(sex similarity)的概念，強調女性和男人在心理上其實非常相似(2011)。然而性別關係之所以穩固不傾，其實是因為我們生活在其所建構的社會角色設定與各種關係網絡之中。如此來看，兒童文學兩項目的：教導與歡樂，卻可能使創作者在父親與母親的性別角色設定之外，有意識地去描繪「個人」包含表達情感與各種情緒的方式。尤其從描述母親過世的内容來看，圖畫書往往將人物關係簡化為母親與孩子的單一關係，父親的角色不是缺席就是居於邊緣的位置。因而以性相似此種描述個人情感的感覺結構作為書寫基底，既能容納父職／母職所扮演的角色形象，也能描寫超越性別分立或性別期待的表現内容。

如《小》以童稚的筆調描寫小男孩認為父親需要他照顧的心情，轉換了（成年）照顧者／（幼年）被照顧者的關係，並從中觀察父親的憂傷，「我知道他有哭，他看起來就像一條洗臉毛巾。」甚至去描述家中的氣氛，試著了解父親的沉默是「因為我有雙像媽媽的眼睛。」最重要的是，強調以圖畫書作為拆解親職角色長久以來的性別分工現象還有一個原因，即此一包含文字與圖畫兩種

語言的文本形式，存在著各種敘事的可能性：無字圖畫書，文字與圖像呈現合作、衝突、對話等文圖配置上的關係，特別能夠表現性別或家庭型態的多樣化（diversity），也能藉由圖像語言來表現柯娜所謂的「性相似」特質。前述父親看起來就像「一條洗臉毛巾」的文字，如果讀者仔細閱讀就可以在同一跨頁裡看到小男孩面帶笑容地把手的放在父親腿上，小男孩父親身上深淺不一的紅色身影則融入深紅塊狀的景，彷彿把自己完全隱藏了起來、不願讓人碰觸。此外，讀者也可以注意到小康在母親過世後、以穿著媽媽內褲作為思念媽媽的方式，此一傳遞愛與撫慰的變裝呼應的是文本以「努力試著自己一個人做好」的母職角度來鼓勵孩子，跨越了過往常因此而挑剔而出的男孩特質討論。

最後，從「媽媽變成鬼了」系列爬梳其他討論母親死亡圖畫書中有關母職的多種樣貌時，很難不去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這類型主題的圖畫書中，多是描寫只有一個小孩的家庭型態，如此對於性別議題、手足彼此間感受上的差異等的討論空間較為侷限，期待未來有更豐富的文本與實務討論參與、增加此一議題的深度與廣度。♥

- 註 1：從內容來看，為年幼兒童寫的故事多為寵物或長者的逝去；寫給年齡較大者的文本則可能出現目睹死亡、致命的疾病或自殺等情節 (Sutherland, 1997)。
- 註 2：童話故事中，巫婆代表兒童自我罪惡部分的化身。為了要徹底滌除讀者心裡所有壞的部分，就必須讓他們非常明確的知道女巫的死亡是徹底的、不可能再復活的 (Cashdan, 2001)。
- 註 3：在《媽媽變成鬼了！》的導讀中，編輯邀請日本繪本學者藤本朝巳教授討論此書在日本造成暢銷的原因，提及了反映時代、表達了父母的心情、文本創作手法優異等因素。
- 註 4：此系列封面書名中的「鬼」字都畫有幽靈頭戴的白色三角巾「天冠」(てんかん)。
- 註 5：此系列共有《媽媽變成鬼了》(2016)、《再見了！變成鬼的媽媽》(2016)、《媽媽變成鬼了！我要和媽媽結婚》(2018) 等三本書，僅有在 2018 年出版的《媽媽變成鬼了！我要和媽媽結婚》中有提到「反正爸爸不會回來了」，文本中並沒有說明原因。
- 註 6：資料來源：〈日本的「女性經濟學」政策：讓女性發光的社會〉，經濟部工業局產業人才發展資訊網 <https://www.italent.org.tw/ePaperD/7/ePaper20180500001>

參考文獻

- 信實 (のぶみ). (2015). ママがおばけになっちゃった! 講談社. 中譯本, 蘇懿禎譯 (2016) 《媽媽變成鬼了》。臺北: 小熊。
- 信實 (のぶみ). (2016). さよならママがおばけになっちゃった! 講談社. 中譯本, 蘇懿禎譯 (2016) 《再見了！變成鬼的媽媽》。臺北: 小熊。
- 信實 (のぶみ). (2017). ママがおばけになっちゃった! ぼく、ママとけっこんする! 講談社. 中譯本, 蘇懿禎譯 (2018) 《媽媽變成鬼了！我要和媽媽結婚》。臺北: 小熊。
- Nadon, Yves、Gauthier, Manon.(2006). Ma Maman du Photomaton. Les 400 coups Inc. 中譯本, 黃秀錦譯 (2008) 《想念媽媽》。臺北: 大穎。
- Moundic, Charlotte、Tallec, Olivier.(2009). La crôû. 中譯本, 李昱諭譯 (2013) 《小傷疤》。臺北: 聯經。
- Cashdan, Sheldon.(1999). The Witch Must Die: How Fairy Tales Shape Our Lives. Basic Books. 中譯本, 李淑瑀譯 (2001) 《巫婆一定得死: 童話如何形塑我們的性格》。臺北: 張老師。
- Chodrow, Nancy J.. (1978).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Univ of California Pr. 中譯本, 張君玖譯 (2007) 《母職的再生產: 心理分析與性別社會學》。臺北: 群學。
- Coats, Karen.(2004). Looking Glasses and Neverlands: Lacan, Desire, and Subjectivity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中譯本, 趙萍譯 (2010) 《鏡子與永無島: 拉康、欲望及兒童文學中的主體》。中國合肥: 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
- Connell, Raewyn.(2009). Gender in the World Perspective. Polity Pr. 中譯本, 劉泗翰譯 (2011) 《性別的世界觀》。臺北: 書林。
- Jenkins, Henry.(2006). The Wow Climax: Tracing the Emotional Impact of Popular Culture. NYU Press. 中譯本, 蕭可斑譯 (2007) 《WOW 效應: 流行文化如何抓得住你》。臺北: 貓頭鷹。
- Townsend, John Rowe.(1996) Written for Children: An Outline of English-Language Children's Literatur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 中譯本, 謝瑤玲 (2011) 《英語兒童文學史綱》(二版)。臺北: 貓頭鷹。
- Kristeva, Julia.(1986). Women's Time. The Kristeva Read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87-213.
- Sutherland, Z. (1997). Children and Books. Pearson; 9th edition.